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二十三回 羅焜夜奔淮安府 侯登曉入錦亭衙

詞曰：五霸爭雄列國，六王戰鬥春秋。七雄吞並滅東周，混一乾坤宇宙。

五鳳樓前勛業，凌煙閣上風流。英雄一去不回頭，剩水殘山依舊。

話說眾人見羅焜勇猛，不敢動手，一齊向公子說道：“既是壯士吩咐，打是不打了。祇是縣主老爺坐在堂上，差我們來追這二十兩銀子，立等回話；要趙大娘同我們去走走，莫要帶累我們挨打。”羅焜見眾人說得有理，忙向孫氏丟了個眼色道：“趙大娘，你可快快想法湊二十兩銀子，同你趙大爺去繳官，不要帶累他們。”那孫氏大娘會意，忙忙進房來與趙勝商議。帶了銀子，扶了趙勝，出了房門，假意哼聲不止，向眾人道：“承諸位費心如此，不要帶累諸公跑路，祇得煩諸位同我去見官便了。”眾人聽了大喜：“如此甚妙。”當下眾人同趙勝竟往縣中去了。羅焜假意向眾人一拱道：“恕不送了。”

且言眾人領了趙勝夫妻二人，出了店門，相別了羅焜，不一時已到縣前。兩個原差將趙勝夫妻上了刑具，帶進班房，關將起來，到宅門上回了話，知縣升堂審問，不多一時，祇聽得三聲點響，郟城縣坐上堂來，原差忙帶趙勝夫妻上去，跪將下來，伺候點名問話。運城縣知縣坐了堂，先問了兩件別的事，然後帶上趙勝夫妻二人，點名已畢，去了刑具。知縣問趙勝道：“你既欠了黃鄉紳家銀子二十兩，送在本縣這裏追比，你有銀子就該在本縣這裏來繳，若無銀子也該去求求黃鄉紳寬恕纔是。怎麼黃鄉紳家叫人來要銀子，你倒叫你妻子撒野，打起他的家人來了，是何原故？”趙勝見問，爬進一步，哼哼的哭道：“大老爺在上，小的乃異鄉人氏，遠方孤客，怎敢動手打黃鄉紳的家丁？況現欠他的銀子，又送在大老爺案下，王法昭昭，小的豈敢撒野？祇因黃府的家人倚著主人的勢，前來追討銀子，出口的話，百般辱罵，小的欠他的銀子，又病在床上，祇得忍受，不想他家人次後說道，若是今日沒得銀子，就要抬小的的妻子回府做妾，小的妻子急了，兩下揪打有之。”回頭指孫氏道：“求大老爺看看，小的妻子不過是個女子，小的又受了大老爺的責罰，又病在床上，不能動手，諒他一個女流，焉能打他四個大漢？求大老爺詳察。”那知縣聽了這一番口供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祇得又問道：“依你的口供，是不曾打他的家人，本縣也不問你了。祇問你這二十兩銀子可有沒有。”趙勝見說，忙在腰間取出羅焜與他的那二十兩銀子，雙手呈上道：“求大老爺消案。”那知縣見了銀子，命書吏兌明白了，分毫不少，封了封皮，叫黃府的家人領回銀子，消了公案，退堂去了。

當下趙勝謝過了知縣，忙忙走出衙門，一路上歡天喜地跑回客店來了，不表。

且言黃府的家人領了銀子回府，見了黃金印，黃金印問道：“叫你們前去搶人，怎麼樣了？”眾家人一齊回道：“要搶人，除非四大金剛一齊請去，纔得到手。”黃金印道：“怎的這樣費力？”眾家人道：“再不要提起！我們前去搶人，正與趙勝的妻子交手，打了一會，纔要到手，不想撞著他同店的客人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前來扯勸，一隻手攔住趙大娘，一隻手擋住我們，我們不依，誰想他立時顯個手段，跳下天井，將六尺多長一塊石頭約有千斤多重，他一隻手提起來，猶如舞燈草一般，舞了一會兒，放下來說道：如不依者，以此為例。我們見他如此兇惡，就不敢動手，祇得同趙勝見官，不知趙勝是那裏來的銀子，就同我們見官，當堂繳了銀子；連知縣也無可奈何他，祇得收了銀子，消了公案，叫我們回府來送信。”那黃金印聽了此言，心中好不著惱：“該因我同那夫人無緣，偏偏的遇了這個對頭前來打脫了，等我明日看這個客人是誰便了。”按下黃金印在家著惱。

且言趙勝夫妻二人繳了銀子，一氣跑回飯店，連店小二都是歡喜的，進了店門，向羅焜拜倒在地道：“多蒙恩公借了銀子，救了我夫妻二人兩條性命。”羅焜向前忙忙扶起道：“休得如此，且去安歇。”趙勝夫妻起身進房安歇去了。到午後，羅焜吩咐店小二買了些魚肉菜蔬，打了些酒，與趙勝慶賀，好不歡喜快樂，當下店小二備完了酒席，搬向趙勝房中道：“這是章客人送與你賀喜的。”趙勝聽了，忙忙爬起身來道：“多謝他，怎好又破費，他如此，小二哥，央你與我請他來一處同飲！”店小二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“那章客人多多拜上你，改日再來請你一同飲酒，今日不便。”趙勝聽了焦躁起來，忙叫妻子去請。孫氏祇得輕移蓮步，走到羅焜房門首叫道：“章恩公，愚夫有請！”羅焜道：“本當奉陪趙兄，祇是不便，改日再會罷。”孫氏道：“恩公言之差矣！你乃正直君子，愚夫雖江湖流輩，卻也是個英雄，一同坐坐何妨？”羅焜見孫氏言詞正大。祇得起身同他到趙勝房中，坐下飲酒。大娘站在橫頭斟酒。

過了三巡，趙勝道：“恩公如此英雄豪傑，非等閑可比，但不知恩公住在長安何處？令尊太爺太太可在堂否？望恩公指示分明，俺趙勝日後到長安好到府上拜謝。”羅焜見問，不覺一陣心酸，虎目微閃流下淚來，見四下無人，低聲問道：“你要問我根由，說來可慘。俺不姓章，俺乃是越國公之後，羅門之子，綽號玉面虎羅焜便是。祇因俺爹爹與沈太師不睦，被他一本調去征番，他又奏俺爹爹私通外番。可憐我家滿門抄斬，多虧義僕章宏黑夜送信與我弟兄二人，逃出長安取救，路過此地的，那雲南馬國公就是家兄的岳丈，家兄今已投他去了，聞得趙大哥要到雲南，我這裏有一封密書，煩大哥帶去，叫我家兄早早會同取救，要緊。”那趙勝夫妻聽得此言，吃了一驚，忙忙跪下道：“原來是貴家公子！我趙勝有眼不識泰山，望公子恕罪。”公子忙忙扶起道：“少要如此，外人看見走漏風聲，不是要的。”二人祇得起身在一處同飲，當下又談了些江湖上事業，講了些武藝槍刀，十分相得，祇吃到夜靜更深而散。

又住了幾日，趙勝的棒瘡已愈，身子漸漸復元了，要想動身。羅焜又送了十兩銀子，同那一封書信包在一處，悄悄的拿到趙勝房中，向趙勝道：“家兄的書信，千萬拜托收好了，要緊。別無所贈，這是些許幾兩銀子，權為路費，望乞收留。”趙勝道：“多蒙恩公前次大德，未得圖報；今日又蒙厚賜，叫我趙勝何以為報？”羅焜道：“快快收了上路，不必多言。”趙勝祇得收了銀子書信，出了客店，背了行李，夫妻二人祇得灑淚而別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且言羅焜打發趙勝夫妻動身之後，也自收拾行李，將程公爺的錦囊收在貼肉身旁，算清了房錢，賞了店小二三兩銀子，別了店家，曉行夜宿，往淮安去了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那日黃昏時分，也到淮安境內，問明白了路，往柏府而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